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8455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8459

出版时间：2010-9

出版时间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却却

页数：56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内容概要

云和水，相识相聚不可回避，若要相守，却风云突变，难上加难。

云韩仙，一直是高高在上飘忽的云，以轻蔑的笑容俯视众生，不甘平庸，不甘被人摆布。然而，尘世污浊，如何容得如此清澈高傲的灵魂，狂风漫卷，除了毁灭飘散，别无他途。

幸运的是，还有水能包容她。

秋水天，一泓澄澈的水，以一颗赤子之心抚慰她的累累伤痕，始终默默付出，所求的只不过是她的一抹笑容。

他说，她的笑，比春天的花开得还要美。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作者简介

却却：在梦想和现实里游走，曾经处处小心，处处讨好，以为努力微笑，就可以静看满池莲花。

在光阴和文字里穿行，才蓦然惊觉，心这么小，何必勉强收容一切，苦苦煎熬。

我是写字的女子，我有一座坚固的城池，任他千军万马，谁也攻打不下。
已著《夜芙蓉》《碎玉倾杯》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 水笑云歇半夜风 第二部 云在青天水在瓶 第三部 最是人间留不住 第四部 陌上花开缓缓归

<<乱云低水(上下)>>

章节摘录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

蓬莱山，位于京城到南州的必经之地，地势险要，背临悬崖绝壁，山峰巍峨，绵延百里。

山中云雾环绕，鸟鸣啾啾，山涧潺潺，有无数处幽深碧潭。

山里珍禽灵兽，奇花异草应有尽有，集万物之灵气，如同人间仙境一般。

翡翠佛门圣地蓬莱寺就深藏于苍山密林之间，近来与蓬莱寺同样闻名遐迩的蓬莱书院与寺院比邻而居，相得益彰。

话说这蓬莱书院前身本是方丈为周围贫苦孩子所设的启蒙学堂，或许是袅袅的诵经声能洗涤心灵，又或许是蓬莱山聚千年万年之灵气，蓬莱书院历年所出生徒，个个皆是非凡之辈，次次科考都榜上有名。

众人一传十十传百，望子成龙的父母亲不惜血本，纷纷把孩子送到此处，一时竟人满为患，蓬莱书院无法容纳，所有人却都不愿离开，宁可在寺庙借宿或者山中露宿，山里岂是寻常人入得，僧众和山民个个提心吊胆，生怕猛兽蛇虫侵袭，日日夜夜要提醒巡视，累得人仰马翻。

蓬莱山下有三个县，分别为桃花县、白李县和玉竹县，同属中州，收到消息，三县的县令和中州刺史齐聚蓬莱书院，要求出人出力，修建一个大的书院，由一戒大师协同主持办学，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。

事情逼到眼前，一戒大师只好出面另辟启蒙学堂，安置附近村里的幼童，同时广收学生，用他们的学费请来诸多名师。

当今圣上得知后龙颜大悦，褒扬了中州一干官员，还亲自题匾，称赞一戒大师功德无量，为天下莘莘学子指出一条向上之路，蓬莱书院顿时名动天下，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，众学者云集于此，都能够在书院讲学为荣。

此时蓬莱寺内外的千株桃花争相吐艳，把蓬莱寺和蓬莱书院装扮得焕然一新，禅院钟声袅袅，诵经声余音不绝，仿佛使天地万物都安静下来。

吱呀一声，那红漆大门开了，白眉白须的方丈一戒大师亲自送客出来，殷殷叮嘱，“韩仙，你母亲既已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算你的长辈，要对你负责！

你听我的安排，在这里安心教书，不要调皮，不要再到处流浪。

你瞧瞧这两年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，你母亲九泉之下怎能安心！

” 见她神情淡漠，方丈略有不耐，“跟你同住的是书院的秋教习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抚养长大，禀性质朴纯良，你尽可放心和他相处，他一定会护你周全。

” 他压低了声音，冷冷道，“千万不要泄露身份，虽然我朝已经开禁，很多迂腐之人还是不肯让女子进学堂。

” 云韩仙看出端倪，终于展颜相对，却比哭还要惨淡凄凉，躬身拜道：“大师，韩仙子然一身而来，劳烦您打点一切，千恩万谢都难以表达感激之情，怎么能让大师枉费心力。

大师，以后有不到之处还请随时指点，韩仙一定以蓬莱山为家，终此一生！

” 看着那似已洞悉一切的苍凉目光，方丈心头不觉打了个突，目光有了凝重之色，轻叹道：“孩子，不必如此客气，说来我也是你的亲人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

你沿着左边的小路到蓬莱书院去，我已命人收拾了一间屋子给你，希望你能住得习惯。

书院里有大厨房，打钟时到厨房端饭菜回去吃就是，至于其他，书院除了自带小厮伺候的几个，夫子学生皆是自食其力，如果你实在不会做，我也可以先找人教教你。

” 云韩仙眼中水汽顿起，忙不迭摇头，“大师，不用了，我能够应付！

” 方丈颌首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，你先去吧，有事尽管开口，过两天孩子们就要回来了，你赶紧熟悉一下书院环境。

” “当什么夫子，肯定会误人子弟！

” 跟方丈告辞上路，云韩仙殷切之色顿消，目光清冷，自我厌弃般啐了一口，又连忙捂住嘴，回头看着驻足远望的方丈，也不管他能否看见，对那方露出大大的笑容。

方丈这般的诚恳热情让她受之有愧，无论如何不能辜负，何况这短短余生能有所作为，也不枉来这世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间一遭。

揭了娘亲留下的最后一张人皮面具，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，云韩仙从蓬莱寺出来，沿着一路桃红绿树而上，左顾右盼，心情越发轻松。

走得累了，看到那清可见底的青龙潭，她眼睛一亮，往潭边一块大石上一躺，闭目打起盹来。

仓皇离开京城，她压根没想到能遇到亲人，并得到她们尽心尽力的照顾，一路无惊无险地来到蓬莱山。

只是红尘辗转，她尝遍人间辛酸，实在心力交瘁，不想继续挣扎，亲人的温暖，实难燃起她心头的火焰，而且某些事情，她们也定是力不从心，何必再将她们牵连进这个烂摊子中来。

大恩不言谢，到了蓬莱山脚，她坚决告辞，而林姨也不多纠缠，和汪奴耳语几句，掉头就走，倒让她吃惊了许久。

说起来蓬莱寺是她最后能投奔之处，娘亲带她来过一次，还嘱咐她，以后如果有难，千万记得找蓬莱寺的一戒大师，他一定会倾全力相助。

娘亲和方丈似乎有着很深的渊源，两人从未曾提起，她也懒得去问，做人太辛苦，问出来只会徒增自己和他人的烦恼，何必多事。

娘亲离别人世那一刻，爹爹在门外负手仰望着满天星辰，丝毫不见悲喜，随后，他不安排后事，竟然连夜命人将她赶出云府，将院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。

院墙极高，根本烧不到外面，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，她也在外面守了两天两夜，看到那片冲天的火光，她感觉不到任何疼痛，只有死一般的空，仿佛五脏六腑全部溃烂，然后被人掏空了身体，只剩躯壳。

听到云家仆人的窃窃私语，院子只剩下一片灰烬，母亲尸骨无存，她才茫茫然离开，再没有回头。

只是，时至今日，那种死一般的空再无法填补，也许会延续到真正长眠山林的那天。

因为初见方丈时感受到莫名敌意，她并未听从娘亲的吩咐，舍近求远，径直到了翡翠边疆壮阔的太平山，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在那里，她画出平生最满意的作品，交到第一个朋友，也得到了屈辱的回忆。

事到如今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她不会躲到这深山老林，面对那心有芥蒂之人。

人生就是如此，兜兜转转，仍然回到原地，她有些悔不当初，如果早两年想到，也不会受这么多苦，到最后仍然一败涂地。

“这蓬莱山真美，能死在这里，上天也算对我不薄！”

她闷闷地自言自语，深深呼吸几口芬芳的空气，很快进入梦乡。

然而，她的美梦很快被冰凉的触感惊醒，一个带着浓重蒜味的气息喷在她脸上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“别动！”

书院有没有一个叫玉连真的学生？”

随着问话而来的，是利刃逼在喉头的冰凉触感，还有深深的恐慌。

她把心一横，冷冷道：“你难道没看出来，我是新来的夫子！”

那人面色冷酷，如戴着青铜的面具，眼中露骨的杀意让她温暖的阳光下瑟瑟发抖，她悄悄抠住一块突出的岩石，却怎么也扳不下来，生生急出一身冷汗，那人眸中露出一分异色，用力揉捏她的脸，突然一把抓在她胸前。

摸到柔软的物事，那人眸中掠过一抹诡异的笑，狠狠抓了两下，对上她惊恐的目光，笑意更浓，俯身凑了上来，却突然眼珠暴突，软倒在她身上。

她惊得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“喂，起来！”

仿佛晴空一声霹雳，她猛地惊醒，正对上一张仿似北地男子的阔脸，身如涂了漆，黑得耀眼，双目有如铜铃，不怒自威。

最可怕的是他左脸一道长长的疤痕，把本来的浓眉大眼高鼻组成的英伟形象破坏殆尽，如果不是天边彩霞灿烂，云韩仙真以为自己遇到了山鬼。

而刚才那人像一场噩梦，梦醒来根本不见踪影，如果不是手指因为抠石头隐隐的痛，她实在无法相信，自己竟会如此倒霉，在进蓬莱的第一天就差点命丧黄泉。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那人正盯着她看，本是一脸兴奋和好奇，把云韩仙的瑟缩尽收眼底，眸中闪过一丝黯然，仓皇退出两步，冷冷道：“这里是睡觉的地方么，还不快走，我等了你好久了！”

“刚才……”云韩仙刚开口，那黑脸人大吼道，“什么刚才，做梦也不看看地方，起来！”

云韩仙不敢出声，颤巍巍爬起来，看清他的身形，几乎一口气憋晕过去，只道京城那人的侍卫已是巨人，没想到真正的巨人藏在这深山之中！

见那人眉间霜气凝结，她顿时醒悟过来，赔笑道：“在下韩仙，请问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那人甩手就走，洪钟般的声音在山中回荡，“你叫我秋教习就行了，少跟我来文绉绉那套，小心我听烦了一拳砸死你。

你最好赶快跟我回去，晚上山里毒虫野兽多，死了都不用收尸！”

云韩仙也算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何曾见过这种莽夫，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脚自动自觉提起，奋起直追。

这莽夫果然是武术教习，长手长脚，健步如飞，可怜她拖着孱弱病体，哪里追得上，跑得气喘吁吁还只能捕捉到他模糊的背影，沮丧的空闲都没有。

上山的路有些陡，秋教习如履平地，轻轻松松上到半山腰，在蓬莱书院的大匾下站定，抱胸遥望着西天的霞光，仍是一脸寒霜。

良久，云韩仙踉踉跄跄跟了上来，见他鄙夷的目光，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冲出，暗骂一声“蛮子”，调整呼吸，挺直了胸膛，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。

可惜，她光顾着扳回一局，根本不知山路的可怕，经过那庞大的身躯时，被那人发出的森冷气息吓得一阵头晕目眩，脚一软，朝旁边的斜坡倒去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秋教习大手一伸，将她小鸡一般拎了回来，重重往地上一放，趁她惊魂未定，眉头一拧，三步并作两步越过她，循着左边一条小路走入密林之中。

她再也不敢嚣张，缩着脖子乖乖跟了上去。

这里坡势较缓，经过一片花开妖嬈的桃林，前方豁然开朗，一片整齐的屋舍依山而立，遥遥望去，整片建筑显得巍峨雄伟。

远处，白头的天柱峰恍如羞答答的新娘，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

屋舍旁是大片竹林，竹子粗壮如擎天的柱，把这里层层遮掩，从苍翠欲滴的竹林间，桃红梨白隐约露出娇羞的笑脸，香溪水声如泣如诉，让人浑忘今夕何夕。

走进竹林的小径，秋教习径直推开第一座院落的柴门，中间小院用青砖铺成地面，左边栽着一棵高大的桃树，现在正是满树桃花，桃树的一个大枝丫已伸到院外，桃花比外边所见略红，花瓣落了满园，如一层红红白白的地毯，院墙角落里放着一个大水缸，缸里满满的水，映出天上一朵正优游而过的白云。

正屋只有三间房，旁边搭着矮小的侧屋，靠着墙角整齐地堆着些干柴，从小小的侧门出去是个低矮的茅厕，周围全栽种着矮小的兰花草，不见脏乱，只闻幽香。

云韩仙走了一圈，立刻喜欢上这个干净整洁的地方，客厅里就一桌两凳，还有一把宽大的躺椅，椅子是用竹子编成，竹色仍青，似乎刚刚做好。

她累得眼冒金星，闭着眼睛把躺椅拖到桃树下，往上一缩，只来得及瞄到头顶一片粉红的云，立刻迷糊睡去。

秋教习平素十分木讷，生平第一次做东道接待客人，还想好好为她介绍一下情况，一番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，谁知在她屋里左等右等等不到人，出来一看，气得两眼瞪得浑圆，一把抓起她大吼，

“你这头猪，到底睡够没有！”

云韩仙浑身一个哆嗦，抡起拳头就打，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横眉怒目道：“敢跟我动手，你活腻了！”

云韩仙只觉得那只手似已断成两截，心中憋着一口气，紧咬住牙关，疼得冷汗直冒，却也不想示弱，一声不吭地用目光化成刀子，一刀刀往他身上戳。

他见她丝毫没有惧意，似乎有些疑惑，松开她的衣领，把那只手拿到面前左瞧右看，云韩仙哼了一声，见他不再动粗，也没力气理他，又蜷成一团开始迷糊。

“怎么像根柴棍子！”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”他攥着那细瘦的胳膊跟自己比了比，拧拧眉毛，小心翼翼戳了戳，再次确定这是货真价实的手臂，不是什么树枝，突然没来由地觉得很烦恼，至于烦恼什么，他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。不过，他一贯是行动派，马上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养肥这小子！

研究完手臂，也做出了重大决定，秋教习心满意足抬头一看，云韩仙竟又睡得口水直流，顿时哭笑不得，进屋子拿了床被子出来为她盖上，看着那苍白细嫩的脸，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脸上的疤痕，轻叹一声，端了盆水钻进屋子打扫，不由自主哼起刚从山下桃花县听到的歌：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

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……”唱到一半，他想不起后面的词，抓了抓脑袋，觉得并不尽兴，心头痒痒，拖着扫帚跑出来，小心翼翼蹲在她身边，细细在心中描摹着她的眉眼，只觉得面前的人怎么看怎么好看，心头又是一阵欢喜，拖着扫帚又钻进屋子，把那四句翻来覆去地唱。

其实屋子已收拾得很干净了，方丈说有人要来跟他住时，他高兴极了，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三四遍。

怕新夫子滑倒，他把青砖上的青苔铲得干干净净，地补得平平的。

山里冷，他用纸将窗户糊了三层，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个火盆，加多了床被子。

可是，从下午等到傍晚韩夫子都没来，他还以为韩夫子与其他人一样，嫌他长得凶长得丑，不愿与他同住，灰心丧气地从书院离开，想去问问方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却刚好看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刻，自从来了那个大人物，山中刺客如过江之鲫，让他的事情多出几倍，真是可恨！

解决了刺客，他这才看清楚那倒霉鬼的样貌和方丈所描述的一模一样，破旧的青色棉袍，脸色苍白，眉目如画，瘦削单薄。

那一刻，他真比打到老虎还高兴，因为这块大石也是他睡觉的地方，吃过午饭，就着耀眼的阳光，往这大石上一躺，听着流水潺潺，鸟儿欢唱，再烦心的事也能抛到九霄云外。

这个韩夫子和别人果然大不相同，懂得享受山林的美好，一定能在寂寞的山中安心住下来。

然而，韩夫子脸上的惊惧让他惊醒过来，一颗心如坠入冰冷的潭底，恨不得一巴掌打飞那种让人难堪的目光。

不过，很快他的怒气就烟消云散，因为乍见面的惊恐之色消失后，新夫子就完全变了个人，还会对他耍小脾气呢！

真可爱，比小江、小海还可爱！

学生还没来，大厨房还没开始做饭，而且他们做得也实在难吃，秋教习摸摸脑袋，开始计划晚上的大餐，要留住他的人得先留住他的胃，这第一顿千万不要搞砸了！

京城人喜欢吃什么呢？

他完全理不清头绪，急得抓耳挠腮，突然想起秦水浔也是从京城而来，秦水浔不好伺候，他的小厮乐乐总会弄一两道辣的菜，一是去山中的湿气，二是让他有胃口。

就这么办，他定下菜谱，仿佛看到新夫子连连称赞的情形，咧着大嘴无声地笑。

看着那睡得如猫一般的漂亮柴棍子，他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新夫子不怕他，对他脸上的疤痕视若无睹，如果能留下来与他做伴，那他以后该有多快活！

他似乎看到两人说说笑笑，一起躺在青龙潭边晒太阳的情景，心头一股热流涌起，开始点火做饭，灶台的火光中，他似乎看到久远的热闹场面，笑容如烧红的铁，在滚烫的时候熠熠发光。

“别闹我，让我睡觉……”那人湿热的吻落在脸颊，让人憎恶不已，她却无力挣扎，无心逃脱，只有轻声抗议，连眼睛都不愿睁开，翻身继续睡觉，在梦里自由驰骋。

“小江、小海，不要调皮！”

”秋教习出来搬柴火，刚好看到两只大笨狗趴在云韩仙身边舔她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赶紧用骨头诱骗过来。

仿佛听到晴空一声霹雳，云韩仙猛地惊醒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冷汗涔涔，蓦然想起，那人竟然又出现在她的梦里，难道他已在自己身上打下烙印，走到这一步还无法撇清干系？

她的惊恐不安里，为什么带着隐隐的绝望和不甘？

秋教习看在眼里，胸口有微微的胀痛，这种感觉十分陌生，令他颇为烦恼，暗忖，韩夫子听口音是京城人士，京城繁华热闹，美女如云，这个年纪正是风光的时候，实在没可能来到这幽僻之所。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而且韩夫子看起来娇生惯养，出身不凡，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，想必是吃了不少苦头，京城到这里路途遥远，他孑然一身，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，而且，他的运气还真不好，一进山就遇到刺客，以后得好好看着才行。

秋教习生在蓬莱山下长在蓬莱寺里，将蓬莱当成自己的家，对所有来到这里的夫子学生都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，何况方丈交代过要好好照顾此人，自然要打起十二万分的小心对待。

云韩仙回过神来，洗了洗脸，慢腾腾挪进屋里，客厅里是简单的方桌和板凳，连椅子和字画都没有，左边那间门口还贴着已褪色的红福字，她探头进去一看，屋子里只有一床一柜一桌一椅，家具上的红漆斑驳，看起来都已年代久远，却收拾得特别干净，到处都一尘不染，床上的被子叠得工工整整，桌上的笔墨纸砚也摆得一丝不苟。

她深深呼吸，屋子里充满了桃花馥郁的香，还隐隐带着竹林清新的气息，比起那深深庭院里终年不断的名贵熏香，这里宛如仙境。

她突然爱上这个地方。

上下打量自己一眼，她打开柜子，随手拿出一件青色棉袍，听到蛮子还在唱那不成调的桃花歌，三下五除二把自己剥了个精光，也懒得再找中衣裤子，把棉袍一裹，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衣服大了许多，下摆已拖到地上。

她把换下的衣服拎了出去，径直走进厨房，也不理会他惊诧的眼神，把衣服统统塞进灶膛。

火光渐渐把衣服吞没，恍惚间，她只觉得自己也被火包围，自焚的凤凰，能浴火而舞，也能死而重生。

她静静看着衣服消失在火中，脸上笑容凄然，却灿烂美丽，如山中漫天的桃花。

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，她暗暗发誓，要在这美丽的山林过不一样的人生。也是最后的人生。

他一手叉腰，一手握着锅铲，呆若木鸡。

她微微一笑，转身就走，听到后面锅铲掉下来的巨响，闷笑连连，非常期待和他的同居生活。

她流浪经年，也算见多识广，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有北地燕人的血统，燕人天生就是勇者，剽悍莽撞，却是世间最讲义气的男儿，多多结交没有坏处。

走出厨房，小江、小海以恐怖的热情向她扑来，她明知此为示好之意，两腿却不由自主地战栗，以僵硬的姿势伸手，想学着他的样子摸摸它们。

两只狗一向欺软怕硬，怎么看不出她的畏怯，立刻打蛇随棍上，四只狗爪全招呼到她身上。

她吓得一溜烟冲了出去，后面跟着两只劲头十足的大黑狗。

原来，她对那片桃林情有独钟，只是刚才行色匆匆，未曾细看，现在睡饱了，自然要去研究一番，若是将这片美色用笔勾勒，该是多么绚丽的画卷。

她突然想起，初见南平河时她发下宏愿，想用画笔记下两岸风景，可是河边熙熙攘攘，一步一景，甚至垂柳的姿态也各不相同，让人目不暇接，画山画水好办，画人最考验功力，何况是千千万万的人！一切已经来不及了，她无比沮丧，脚步渐渐有了沉重的信息，小江、小海一下子蹿到前面，屡屡回头，终于放弃等待，一路追追咬咬进了桃林。

循着小径来到桃林入口，晚风正好，卷起万树桃花漫天飞舞，成了一片粉色的雨雾，遮蔽了天空。

云霞不甘示弱，层层堆积后，轰然燃起，烧遍了整个西天。

美丽，竟然可以撼动沉寂苍凉的心，让人泪如泉涌。

她很快打消刚才的念头，美景一瞬，是上天赐予的缘分，怎可捕捉，怎可拘束于方寸之地。

她对着云霞粲然而笑，她终究没有来错，在生命最终的时刻，有如此美景相伴，死而无憾！

“姑娘，给你！”

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她悚然一惊，不知何时有人站到自己身后，正递来一块手帕，而小江、小海也回来了，围着他上蹿下跳。

她突然想起方丈的话，没料到第一天就被人揭穿身份，生生吓出一身冷汗，瓮声瓮气道：“你认错人了！”

“那人柔声道：“鄙人招福，暂住蓬莱寺中，是山野闲散之人，跟书院并无瓜葛，姑娘请不要惊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怕。

” 他顿了顿，自顾自笑出声来，“鄙人也深爱这蓬莱山的美景，已在青龙潭边结庐而居，只是最近屡降暴雨，溪流水潭涨水，方丈大师严令搬回。

姑娘以后若有空，可以到寒舍一坐，那边的风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

” 她一口银牙几乎咬碎，明明说他认错人了，这人怎么还一口一个“姑娘”，难道非揭穿她不可！

三十六计走为上，她瞄了瞄身后那人的位置，找准机会夺路而逃，招福哭笑不得，愣在当场，而最着眼色的小江、小海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率先冲进院中，直扑饭桌。

秋教习刚刚布好菜，眼睁睁看着三道黑色闪电扑来，两道扑向自己身后，一道踢到门槛，就那么刚好跌进自己的胸怀，再次证明了新夫子和小江、小海一样可爱，闷笑不已。

只听哎哟一声，云韩仙捂着鼻子抬起头来，泄愤般在那铜墙铁壁般的地方捶了两下，不知该生谁的气，往门槛上一坐，开始无意识地哼哼唧唧，哼了半天，没见有人搭理，气哼哼道：“为什么刚才会有人要杀我？”

” 怕什么来什么！

秋教习刚刚出来不见人，满心失落，还当她受到惊吓，打起退堂鼓，但是，如果她因此离开，他辛辛苦苦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？

这些人为什么一个个都如此胆小怕事，难以亲近？

他突然生出一股无名之火，没好气道：“以后乖乖待在书院就没事！”

别废话，吃饭！

” 仿佛是为了配合他，小江、小海两只狗雄霸一方，蹲得无比漂亮，对着桌子呜呜叫。

云韩仙哑口无言，自认倒霉，对两只狗的精彩表演瞠目结舌，拍着门槛哈哈大笑。

秋教习还当是笑话自己，似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，闷闷装了两碗饭，也不去招呼她，自顾自坐下吃开了。

小江、小海兴奋起来，在桌边钻来钻去，还站直了身体朝桌上看，不过看来受过惨痛教训，都不敢把爪子搭上桌。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有些文，可以放在枕边培养睡意，有些文，可以置厕上随手翻阅，有些文，可以扔于桌角仅供消遣，有些文，却是要细细品味，值得来写一写长评。

印象最深的，不是云韩仙与秋水天的种种，不是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乱世，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《太平图》，而是那一副《灼灼桃花》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

“云雾袅绕的天柱峰下，是漫山遍野的桃林，桃林小径上，两人手牵着手缓步而行，走在前面的那个昂首挺胸，似得胜还朝的将军，前方，灼灼桃花中飞出一道屋檐，似一盏明灯，照亮两人回家的路程。

” 一直记着，脑海里也有那样的景色，如画一般，恐怕是黄药师的桃花岛也比不上吧。

——过往二十二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编辑推荐

他说，她的笑，比春天的花开得还要好。
要怎么样的浓情，才配得上这样美好的言语？
尘世污浊，诱惑太多，这样浓烈却低调的爱，不过是我们对爱情抱有的最高期待罢了。
谁不渴望危难时有双手紧握？
谁不在孤寂时念挂心底最爱的那个人？
乱云低水处，自有佳人在侧。

“四月天”浓情主推才女“却却”首部治愈系古言美作 铁骨铮铮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柔情瞬间都舍不得放弃 他是燕国墨十三，她是乌余纤美人 他一世所求，不过是她嘴角一抹微笑……
生离死别都不能分开的两人，在权势利益各种诱惑面前是否仍然坚定？

？
他对她说陌上花开了，你可以慢慢回来……生离死别都不能分开的两人，在权势利益各种诱惑面前是否仍然坚定？

？
他对她说陌上花开了，你可以慢慢回来……

<<乱云低水（上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